



雨中即景

刘洪

午后下了一场毛毛雨,下午三时许,雨停了。

我来到大学球场玩篮球。不一会儿天又阴沉了,大风呼呼地刮着。球场边有两个清扫落叶的妇女,她们说:“看样子要下大呀。”“对呀,赶快拾掇完了回家。”话刚说完,大雨就来了。远远近近到处是慌忙奔跑的人,噼啪的雨声,啪啪的脚步声,哇哇的喊叫声。

我跑进大学医院里避雨。

在这里避雨的人有很多,有男女学生,还有一位去西山打泉水的老汉,他念叨着:“这雨,该下不下,不该下天天下,庄稼涝了。”一个姑娘喊着:“讨厌的雨呀,看把我淋得……”一个姑娘跺着脚喊:“还不停呀,赶快停吧,我要迟到了呀。”还有个姑娘,一袭白裙,亭亭玉立,举着手机,静静地拍摄着雨景。雨中的台阶、树木、街道、楼房,用眼看去,平淡至极,但是进入她的手机屏幕后,鲜亮水灵。

雨水腾起了白蒙蒙的雨雾。台阶下的马路开始积水了,一只大蛤蟆率领着两只小蛤蟆,正在不慌不忙地涉水过路。

门外传来了一阵泼辣的笑声,那两个清扫落叶的妇女跑过了门前,她们手举塑料撮子罩着头部,几个大步就跑下了台阶。

一些姑娘开始打手机,叫人来给她们送伞。另有几个男生,坐在西墙边那张咖啡色的沙发上,摆弄手机。还有两个恋人躲在西南面的墙角里,头挨着头,共看一部手机。

潮湿的空气里,弥漫着各种化妆品的气味。

打泉水的老汉对我说:“这雨看来一时半会儿停不下啦,走吧,权当洗了个海水澡。”他一头拱进雨中,倒扣水桶充当雨伞,跑下台阶……

“你怎么还没到啊?你走到哪儿啦?我要去图书室还书呀我的哥哥!”身后一个催伞的姑娘对着手机大喊着。

通往二楼的楼梯上,这时咚咚地走下一个中年男子,怀里抱着一个六岁左右的小男孩。那男子,黑瘦;那男孩,更瘦,小脸细胳膊的,苍白干黄,明显是个病孩儿。两人来到大厅门口,看着外面的豪雨,男孩说:“爸爸,等雨停了咱再走吧,那儿有个沙发,你去坐会儿吧。”他用鸡爪似的小手,指着墙边那张咖啡色的沙发。一个男生可能被孩子感动了,转头朝着坐沙发的那些男生喊:“哎,同学,自觉点,给人家病人腾个地方。”男孩父亲却说:“谢谢,我们不坐,这就走。”他的嗓音是沙哑的,眼角闪着泪痕。一个姑娘对他说:“这么大的雨,怎么走啊?”男孩父亲默默地放下孩子,颤抖着手指,拉开手里那只皮包的拉链,抽出了一条淡黄色的薄被子,将孩子从头到脚严严实实地包了起来,重新抱起,奔进雨中,跑下台阶,站定后,伸长了脖子,往北看,往南看,又很费劲地从裤兜里掏出手机,按上面的号码——他要联系谁呢?一个女生说:“他们会被雨淋坏的呀。”一个男生跑了出去,跑下台阶,从男子手中接过了孩子,好让他顺利地打手机——好感人!拍摄雨景的那个姑娘,将手

机镜头对准了台阶下的三个人。四周很静,雨声仿佛退得遥远,而被雨声激活的草香和土香却缭绕近前。终于,从北面的花坛旁,缓缓驶来一辆轿车。男子接过男孩拱进车里。助人的男生全身湿淋淋地跑回大厅夸张地跳着喊着:“哈,好凉啊,好凉爽啊。”女生们争着给他递纸巾,都很敬仰他的样子。男生边用纸巾擦脸边披露了一个坏消息:那个小男孩,刚刚在楼上查出了白血病,急着要赶到大医院去复查确诊。所有的人都惊呆了……

雷声似乎更响了,那焦脆的声势,就像是千万块钢锭自天而降砸塌了多栋玻璃房子。

雷声中,一位40来岁的妇女跑上台阶,一手打着一把花伞,另一只手提着一把蓝伞,爬上最后一阶,手撑膝盖喘着粗气、张望着。门口一位男生朝她招着手:“这儿,快点!”妇女来到门口,男生说:“怎么才来!”接过那把蓝伞,妇女替他解开伞扣,他打伞窜下台阶往南跑去。妇女朝他的背影喊:“天凉了,记着多穿点啊!”没听见回答,又喊:“周末回家吗?”也没听见回答。

又来了个送伞的男生,是从后院跑进来的,一手打着一把折叠花伞,另一只手提着一把蓝色的带尖头的长伞。拍摄雨景的那个姑娘,笑吟吟地走上去,接过花伞,但是她身后,跟来了两个笑嘻嘻的姑娘。男生说:“僧多粥少啊,我只捎来一把伞。”一位苗条的姑娘朝他肩头捣了一拳:“你才是僧呢!笨蛋,她俩打一把,咱俩打一把,问题不就解决了吗?”男生故作惊喜:“真的吗?求之不得啊,走吧。”谁知,刚走出大厅门口,姑娘说了句:“美得你!”一把夺走男生手里的长伞,自己撑着,笑着跑下台阶。淋在雨中的男生手摸着淋湿的头发大喊:“哪能这样啊?害人吗?”拍摄雨景的姑娘闻声回视,停下,让同伴跑进苗条姑娘的伞下,自己打伞跑回来,男生跑下台阶拱进伞下,两人共伞南去。

来送伞的人,渐渐多了。每个送伞人,虽然打着伞,但是下半身都被雨淋得湿透。一位父亲穿着雨衣来送伞,他女儿刚要接那把伞,他却说:“别。”他脱下雨衣,给女儿穿上,又替她扣上帽子,还帮她系好了脖子下的雨衣扣子,女儿平静地承受着这一系列的父爱。男子动作是细微的、娴熟的,人长得却是粗手粗脚的。女儿走后,父亲打着伞,走下台阶,忽然迎面卷来一阵不小的旋风,那伞剧烈地晃动,呼啦一声,伞面朝上翻转了。他慌了,拼命控制它,捕捉它,倾斜着身子,踉跄的脚步,好像随时会被雨伞拖向空中。

得到了雨伞的男生,多数是和另外一个没有雨伞的男生结伴而去,即使对方是个陌生的男生。下午4点半,雨小了些了。一个姑娘对同伴说:“走吧,再等又会大的。”四五个姑娘跑了出去。一些男生一看,也跟着跑了出去,哇哇喊叫着跑远。

也许在他们看来,淋点雨其实真的算不上什么大事,将来到了社会上,会有太多的无伞的天空和太多的浇疼心灵的暴雨,现在就提前尝尝被淋湿的滋味,算是别有趣味的“实习”了。

流年记

晒出来的美味

李启胜

每当霜降节气一过,娘就开启了专属她的漫长私房菜的加工旅程。

娘先是盯上那片墙头上疯长的眉豆,这晚秋的眉豆好像懂得知恩图报,憋着劲儿想对它好的主人奉献它多子多孙的果实。无论是在绿油油的叶片底下,还是在眉豆叶子的外面,一嘟噜一嘟噜的眉豆,都以一种大胆显摆的心态迎接它的主人。娘不叫它眉豆,娘说眉豆是学名,就跟人上学起的大名一样,娘喜欢叫它的“月扁豆”的小名,娘还会拿着形状酷似月牙般的眉豆指给我看,多像晚上天上的弯月娘娘。她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眉豆尖儿,在手里揉搓着旋转,眉豆成了一道影儿。让娘这么形象地一比喻,我觉得眉豆叫月扁豆才更形象。

娘一只手挎着柳条篮子,一只手灵巧地摘着月扁豆,用不多大一会儿,就摘了满满的一大柳条篮眉豆。眉豆是庄户人家的菜,知道庄户人家里人口多,只要种上它,不缺水不缺肥就吃不完。娘挎着篮子里摘好的眉豆,到村子边那条西河的花溪水里,把整个篮子放在清澈透明的溪水里冲洗干净后,又拎着还往外滴答水的柳条篮子,健步如飞回到家,把大锅舀上水,放上篋子,把眉豆倒上,摊得均匀,盖上锅盖,烧火蒸上一会儿。直到锅盖四周的缝隙里,突突地往外冒热气,娘才收住灶膛里的火。让眉豆在锅里蒸焗那么一会儿后,掀开锅盖,冒着热气,娘用早准备好的两块抹布,端着箅子上的眉豆,嘴里发出噗噗噗地吹热气响声,放在院子里那盘老石磨上晾晒几日。等眉豆变成眉豆干后,娘就收集起来,好在冬天食用。

娘不但晒眉豆干,还会晒萝卜缨子,当菜地的萝卜拔出来的时候,娘便把萝卜上绿茸茸的萝卜缨收集起来,她还是和蒸眉豆那样,把萝卜缨子放在锅里箅子上,均匀地在上边撒一层咸盐,蒸一蒸后拿到院子里晾晒。不过加工萝卜缨比眉豆又多了一道工序,娘会把蒸好的萝卜缨子用线一小把一小把的捆起来,蒸过的萝卜缨子,有点儿发蔫儿,软塌塌的。颜色也不再翠绿而是变得发暗。娘把它从中间分开,搭在院里晾衣服的铁丝上,挂得整整齐齐的进行晾晒,远

远地看去,就跟把女人长发收集起来齐刷刷地挂了一片。秋天雨少,天气干燥凉爽,又没了苍蝇的骚扰,萝卜缨子一般有个两三天,就让秋阳和秋风把水分蒸发。当萝卜缨晒得半干不干的时候,她会吧萝卜缨挂在通风的耳房里,那样萝卜缨也不会长毛霉烂。

我最喜欢娘晒的“干巴油”,这是我们老家的土话叫法,其实它的学名就是地瓜糖。老家是山区,干旱缺水,往往靠天吃饭,但就因为缺水,地里的地瓜却又面又甜,是做干巴油的上等好料。一到秋天的时候,手巧的娘把刨出的地瓜上的泥巴洗干净后,把菜刀磨得锋利,挑出那些品相好看的地瓜,切成厚薄一样,一片一片地放在锅里蒸熟,然后从锅里拿出来,放在竹帘上,摆放好进行晾晒,等干巴油变得软硬合适,吃在嘴里又甜又软,简直就是老人和小孩儿不可多得的馋嘴美食。

做干巴油比较麻烦,尤其是晾晒过程要控制好软硬程度。后来娘发现,把蒸好的地瓜片,放在西河里那些大石头上晾晒,是又快又干净。因为石头吸光散热,放在上面干巴油很快就晒好了。

一般大清早,娘就忙活起来,把蒸好的地瓜片儿拿到西河里那些石头上。她把干巴油一片片地摆在石头上,光这活儿得忙活半天,然后娘回家忙活其他的活儿,娘让我留在这里照看她的这些宝贝。娘不怕人偷,是怕那些馋嘴的麻雀来叨了祸害了干巴油。

照看干巴油的我,无聊地躺在一块石头上,配合着秋风,给人一种很舒适的凉爽感觉。我躺在被阳光晒得热乎乎的石头上很惬意。

那些每年秋天娘晒好的眉豆、萝卜缨子还有干巴油,都是娘对外联络感情的主要土特产美食礼物。她会在每年的春节前打包好了,去镇上邮局寄给那些在城市里的亲戚,当然也会换来亲戚们好多回赠的礼物,有穿的也有吃的。

而只有年夜饭里的眉豆干炖肉,还有干萝卜缨配五花肉蒸出来的美味,才是我们家里人又喜欢又不可多得的美食。大年初一拜年,招待那些来家串门的乡里乡亲的地瓜糖,更是记忆里一道舌尖上的乡土美味。